

王刚小说系列

关关雎鸠

王刚 著

写现在最容易陷溺不能自拔，但王刚有办法把自己拔出来，
他设法在现在之中建立起一种反思的、沉思的戏剧结构。

——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博格达刚蓝色的山峰终年积雪，在空一

晴朗的早晨新旺鸟兽亦人都能看见它，我
他的注视下从母体和父体上分离出来

中国工人出版社

王刚小说系列

关关雎鸠

王刚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关关雎鸠 / 王刚著. —北京 :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2. 12

(王刚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008 - 5349 - 7

I. ①关…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4051 号

关关雎鸠

出 版 人 李庆堂
责任编辑 宋 杨
责任校对 赵贵芬
责任印制 栾征宇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 62350006(总编室) 010 - 82075934(社科文艺分社)
010 -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 - 62045461 62005042(传真)
读者服务 010 - 62389465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作家多出自农民。农民的眼光看农民中国，才能看懂，才能看真切，才能会心一笑。所以成名的中国作家多是农民，大作家就更是农民。山东农民，陕西农民，河南农民，都产生了这片土地上最优秀的作家。就连最优秀的先锋派作家，也是出自江浙农民。农民作家的思想比土地还要丰满，邪恶，粗壮，博大。把我们这个有随地吐痰习惯的民族气质，表现得细腻，激烈，而富于村庄美感。

一个国家，如果永远都是农民在写作，或者说他们都以为仅仅农民才是自己民族的大作家，那这个国家的精神世界会是多么单调？

不错，我们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民的气息如同袜子的气息那样涌动在北京、上海的楼群里。不错，乡土写作仍然是那么骄傲，让那些本

不是农民的知识分子们也渴望被黄土、黑土、红土埋掉大半个身子，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说自己接了地气。

其实，中国的现实早就变了，连最后一滴纯净的水都已经被嚣张的城市气流污染，那我们这些从小就蠕动在机器、路灯下的小虫子们还坚持说自己永远是乡村的遗物——岂不是无视现实与体验？

我用与农民作家不同的目光看到了自己的世界，写出了长篇《月亮背面》、《英格力士》、《福布斯咒语》（上下卷）、《关关雎鸠》，还有一些中篇小说，有空大家可以看看。

王 刚

第一章	1
第二章	31
第三章	40
第四章	56
第五章	72
第六章	82
第七章	106
第八章	130
第九章	153
第十章	169
第十一章	204
第十二章	224
第十三章	243

254	第十四章
271	第十五章
279	第十六章
298	第十七章
313	第十八章
321	第十九章
332	后 记

第一章

1

他一直没有看见她出现，内心突然产生的失落让自己都不太明白。即使走到这样陌生的地方，在他的头脑中也充满着诸如怪诞，悲剧与喜剧融合，面具和镜子，审视，存在与超现实，想象力，神秘性，现代社会无法避免的痛苦，诗歌里的诗性以及方言问题，等等。他认为这些概念在几年里从色彩斑斓退化成灰蒙蒙的烟雾，说它们开始毁灭自己的生活或许有些过分，但在经历了两次舞台上的失败后，他隐约觉得又在经历婚姻的失败，似乎戏剧渐渐丧失了曾经给他带来的那么激动的幸福感。

那时他透过宽大的窗户看见了在空中飘扬的旗帜，国际会议中心的旗帜。它们孤孤单单，毫无道理地在那儿摇摆。这更加重

了他的迷惘，他感觉到自己有些精神恍惚。那时太阳已经完全从西边照射，光线从彩色的旗帜周围像风那样吹过来，让他不得不开始躲避阳光。

他把脸转向了服务台，声音很小地说：我们能不能先去房间休息？

不行，你们学校会务组的人还没有来办手续。

他听到这句话之后，突然觉得很像是《大象》里的一句台词。由演员在舞台上念出来之后，很平常的一句话，竟然引来了剧场里的一片笑声。每当听到笑声时，他总是不懂，为什么自己写剧本时没有想到，他们会在这儿笑起来，是因为当时的情境和上下文吗？剧作里的台词真的很神秘。

他退到了大堂中的藤椅旁，犹豫着坐下了。显然，他来早了，来这么早是为了她吗？也许最深刻的原因是想看见她。有时，最深刻的原因却在最表面，成了最表面的原因。那真正深刻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次参加这所大学的会议，他有些紧张？他对于未来的同事——那些其他的人（跟他一样当教授）——害怕，恐惧，有好奇心？他前几天刚在《南方周末》上看见了一篇写大学的文章，里边对于高校的弊病与腐败有着详尽的描述，让他突然对当今的大学产生了无限的怀疑与忐忑。他突然开始意识到了寒冷，不是内心冷，而是这个显得陈旧破败的酒店真的很冷。国际会议中心让人羞愧，在这样的场合开会，可见大学仍然是贫穷的。也许人们都说“211”非常有钱，其实是一句讹传？他有些坐不住了，腿和脚都变得冰凉，他开始在酒店里四处走动，那时

他看见门外的停车场时时有车开进来。从车上走下来的人大概都是这所学院的老师。他注视着他们，感觉自己离他们真的很遥远，并从他们的穿着上感觉到了中国教授身上的乡土气息。

他仍然盼着她的出现，他在想象中看见了她身上穿着的与众不同的衣服，她的头发，还有从她身上传来的淡淡香水味。他在清冷的回忆中尽可能地想象那种香水的品牌，似乎香水的优雅可以向他倾诉她的背景、出身、学识，还有最重要的——她的情感生活。

他摇头笑了，觉得自己有些奇怪。他只见过她一面，那天，他甚至都没有记住她的名字。他希望能收到她的名片，可是，她竟然没有名片。那天，他多次把目光停留在她的脸上，可是，她完全没有注意。那天很快就过去了，他们没有机会更多地说话。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是自己先离开，还是她先离开？他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天是在学院的三楼，过道里挂着许多欧美戏剧大师的照片，学生从大师们的目光前走过时，没有任何停留。他们要进行研究生答辩，他们这些青春年少的人对死去的大师显然没有任何兴趣，他们的注意力全都在活着的老师身上。因为只有这些活着的人才能决定他们的论文是否能通得过。他那天是那所戏剧学院外聘的指导教师，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她。

他在国际会议中心里四面转着，那时已经有不少老师跟他一样坐在那片藤椅上了，他们互相打着招呼。尽管他们也被这所国际会议中心冻得够呛，但没有任何人着急。他们沉静地等待着，显然这些教授已经完全习惯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开会。

他观察着他们，内心更加空旷。那个时候，夕阳西下，沉入了远方的地平线，傍晚来临了。

2

晚饭在国际会议中心的餐厅进行，教授、老师们陆陆续续地来了，他们先后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彼此看着对方，都显得紧张，似乎每个人都在提防别人。有的人头发还有些湿，说明破烂的酒店白天还有热水。

他与他们同坐在那个圆形的大桌前，抑制不住自己的目光，还是在搜寻。她真不来了吗？她还在这所大学吗？她为什么没有出现？她真的是一个让人担心的大学女老师了。

饭菜几乎都是凉的，满满一桌子，却没有引起他的任何胃口。在他身边坐着的老师们都彼此客气地互相微笑着，他听见了他们互相问候，以及对自己的问候。有些像是产生了耳鸣，因为这些同事与自己似乎相隔万里，他们说话的声音时而很小，时而却像突然加了耳聋助听器一样，尖锐刺耳轰轰隆隆。

他当然不能打听她的消息，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是最需要谨慎的，这连最傻瓜的人都应该知道。可是，他的眼睛却时时朝门的方向望着，这暴露了他的秘密。

闻迅老师在找人吗？

他看看问话的人，还是看不清。他有些恍惚，就摇摇头，学着他们笑了笑，却没有说话。

为了与这些新同事拉近距离，他突然想批评一下今天的饭菜，想强烈地批评一下这个餐厅，可是，他再次看看身边，每一个人都在逆来顺受，他们坚定地吃着，就好像那是可以接受的食物。于是，他犹豫了，既然人人都能这样，必然是有原因的。也许会务组的人是强大的，任何批评，都会导致自己今后在这个环境中的被动局面。他不得不把已经冲到嘴边的言语、词汇、独白、戏剧情感、个性化语言压回去，就像自己对食物的味道也完全没有感觉一样。

饭吃得很沉默，大家偶尔碰碰杯，也显得有些尴尬。他们什么也不敢说，他们似乎非常害怕说什么，这可是大学教师与教授们的聚会，他们究竟害怕什么呢？现在应该不是政治的高压时代，互联网上各类批评的声音都很多，微博里强烈抨击权力的声音让人感到现在是最开放的时代，他们为什么如此谨慎，他们害怕什么，害怕什么？什么……

啤酒微凉，饭菜很凉，人心很凉，所以他渐渐在餐厅也感觉到了冷。他默默地低头看着自己眼前的盘子，似乎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或者自己完全是一个哑巴。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这令人窒息的晚餐，似乎还没有吃什么，就已经很饱了。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似乎人人都知道，只要自己先离开，那留下的人就会拿他当话题，说他的坏话，谈论他的历史，提起他最不光彩的事情。想到这儿，他终于站了起来，没有看大家，只是低着头说：你们慢慢吃。说着，他就转身离开了餐桌。那时，他感觉到仍然很沉默，似乎大家回应了他，又似乎没有任何人说话。

他朝门口走去，头几步好像控制不住自己，有些摇晃，但渐渐地他的内心平静下来。当走出餐厅，经过大堂，走出了大门后，一阵冷风吹过来，他突然感觉到内心不仅仅是平静，而且宁静了。

他抬头看看天空，有星星，郊外总还是能看见星星的。他又想起了她。那时，他看见一辆车开过来，停在离自己身边不远的的一个车位里，他想是不是她会从车上下来呢？他站着不动，盯着那车看着。下来一个老人，像蒙哥马利一样戴着顶贝雷帽，提着一个讲究的牛皮包。他认出了这个老人，在戏剧文学学院的网站上见过他的照片，好像姓柳，那应该叫他柳先生了。

柳先生没有回头看他，只是自顾自地、缓慢地朝大堂走过去。

他移开了自己固定在老人身上的目光，刹那间他想起这个老教授是中国电视剧艺术概论的奠基人，并因为这项获国家级奖励的科研项目成为学院的骄傲。他走在寒夜里，突然感觉到了疲倦。他对自己说，应该早点回房间，洗澡之后，看看带来的那本洛奇的《小世界》，然后，就早早睡觉。他转身朝酒店走去，进了大门，进了破旧的电梯，上了三楼朝 301 走时，在过道里感觉到了恶心的霉味。这让他再一次怀疑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说法，那么多外国报纸对中国这个新兴而又庞大的经济体产生的恐惧是不是真的有阴谋？他讨厌阴谋论者，但是如此贫穷的“211”却让他对全世界说中国好话的人不得不多留个心眼。回到酒店房间，在昏暗的灯光下欣赏着破旧的、污陋的房间陈设，这让他内心更加压抑。他洗澡后坐在弹簧已经明显出了问题的沙发

上，那时他想起了奥尼尔，这个总是皱着眉头的老东西在写了那么多剧本之后临死前说：“出生在一个该死的旅馆房间里，死去时也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

3

他早晨起来后拉开了窗帘，外边阳光灿烂，天空蔚蓝。在去餐厅时，过道里的冷风在穿行，他觉得自己在跟风一样穿行。他穿过风，风也穿过他。他走得很快，在经过每一个窗口时，都朝外边看看那些院落中的枯树，它们的颜色被寒冬涂改成褐色。他停下来，仔细地看看那些坚定、勇敢的树冠，感到自己也有了几分勇敢。那时他又想起了她：昨天晚上来了吗？是不是会在早餐时看见她呢？

他走进餐厅时，已经不像昨天那么拘谨了。他把目光撒开去，就像是一面彻底张开的大网，瞬息之间就把整个餐厅打捞了一遍，没有发现她。

他在吃早餐时，开始主动与其他老师打招呼，然后，很快地离开了餐厅。

走到了大堂时，他突然感到内心一阵紧缩，尽管他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心跳显然加快：一个窈窕女人的身影从大门外走进来，他一眼就认出来是她！只是比他原来想象的要年轻、要高一些。她走得很快，左手拖着一个拉杆箱，半长的头发遮住了眼睛。她甩了一下头，似乎要驱散那些黑黑的头

发，就像是要驱散楼内的压抑和楼外的冬天。

他站住了，一直看着她。

她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男人正看着她，并渴望与她说话。她没有放慢走路的速度，一直朝他走来，直到要经过他身边时，才突然意识到这个男人正充满期待地看着她的脸。她站住了，开始看他，渐渐的，微笑开始出现在她的脸上，她说：您是闻迅老师吗？

那时阳光从东边窗口照射了进来，让她的脸上充满明朗。她侧了一下身体，让强烈的阳光从她的左肩上照过去。

他点头，听清了 she 称呼自己“您”，这说明她知道他在戏剧方面取得的成就，说明她肯定看过自己写的话剧，也肯定关注过他写的电影。对了，说不定那部有些失败的音乐剧她也看过，并为他惋惜，她一定不会跟其他人一样那么严苛地批评他。他于是非常放松地笑起来，说：我们合作过，那次你们学院戏剧理论研究生答辩。

她笑了，说：是呀。然后，她犹豫了一下，说：以后是不是应该说是我们学院了？

他点头：前天刚办完手续，以后还要合作……我们。

她点点头，仍然笑着说：是呀。我听说了。

然后，他们互相点点头，都微笑地看着对方。转过身去，她走向电梯，他也不能继续站在那儿跟她说话了，他知道在自己与她之间如果需要作更长时间的交谈需要理由，需要他能确定她愿意与自己有更多的交往。他尽管内心不情愿，但还是朝酒店外走

去，而且脚步并没有踌躇。在出门时，他回头看她，发现她正在走进电梯，没有回头，她没有注意他一直在看她，直到电梯门关上。

他走出了大门，突然发现北京的天空有了颜色。从昨天到刚才一直是黑白的空间和静止的物体似乎被一阵冬天里的风吹得有了生命，五彩缤纷，五光十色都向他飞来。

他的步伐变得矫健而有弹性了，他不认为自己在那一刻像一个跳高的体育明星，但最起码他真的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他走到自己的车跟前，拉开车门，发动车的刹那，巴赫的音乐立即充满了周围的空间。那是长笛吹奏的巴赫，是他最喜欢的帕胡迪演奏的，古钢琴与长笛透亮的声音让冬天变成了春天的感觉。

他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因为要说出这个四十二岁的戏剧家，这个中年男人突然拥有的阳光明媚的感觉，似乎任何夸张都是不够的。他先是要表达对于巴赫的爱，然后表达对于长笛的爱，表达对于帕胡迪的爱，对于北京越来越少的蓝天的爱，当然还有对于自己的爱……那么，她呢？他对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他忘了那是哪一部欧洲电影，不过自己这两天就是生活在一部欧洲电影里。特别是刚才意外地在大堂里偶遇她之后，里边的节奏、色彩、心情都与现在一样。也是巴赫，也是一个恬静的女人，尽管没有感觉到熟悉的香水味，但是，她的眼睛、她的皮肤、她的头发，还有她两条长长的腿都让他感动。那时，他的内心充满了一个男人对一个陌生而又动人女性的无边的想象。

他漫无边际地开着车，朝郊野驶去，很快就看到了大片的田地。

“庸俗的生活对人性中美好东西的腐蚀力……”

他开始摇头否认，并感到美好永远都存在，只是看你的运气如何。如果是一部欧洲电影，那应该是关于欧洲或者说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电影。他认为自己的想象升级了，觉得从昨天晚上他渴望遇见她，直到刚才在酒店大堂看见她的全部过程，特别是在一直持续响着的巴赫的音乐，那种节奏，那种充满着大量新鲜空气的感觉，更像是一部欧洲电影。

他就在那个时候听到了手机短信的提示音，他看着手机，是系主任——他在西北大学时的老同学周大同，现在是戏剧学院的副院长兼系主任——在通知大家：各位老师，戏文会场在二楼第十二会议室，九点整开始开会，请准时参加。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系里的活动：本科课程论证会——每个老师所讲课程的主要内容、授课方法、存在问题、整改建议。

他打开了车窗，美好的心情让他觉得很多词汇都重新变得有了色彩：品特、尤奈斯库、萧伯纳、奥尼尔、布莱希特、皮兰德娄重新有了生命，他们也与自己一起来到了北京的郊外，而且马上要跟自己一起参加戏文系的教学内容研讨。